

## 宅茲中國

董珊

## 何尊新說

〈何尊〉是著名重器，名列中國國家文物局一級文物，今收藏於寶雞青銅器博物院。二〇一二年十月，本院舉辦「赫赫宗周—西周文化特展」，〈何尊〉亦在展陳中。〈何尊〉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銅器，其器形雄偉碩大，紋飾精美，代表了西周早期青銅器鑄造工藝的頂峰；其銘文字體典雅莊重，代表了西周早期的書法風貌，內容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天命觀和君臣觀，因此具有重大歷史和藝術價值。本文根據作者親身調查記錄，詳述〈何尊〉器形、紋飾、鑄造工藝，並重新考釋銘文。

〈何尊〉是寶雞青銅器博物館最重要的一件藏品。一九六三年秋，出土於寶雞東北郊賈村鎮村民陳湖家後院斷崖，一九六六年九月，寶雞市博物館王光永在市區廢品收購站發現此器，遂徵集為館藏文物。一九七五年，因中國國家文物局調集全國新出

土的文物精品籌備展覽，此器來到北京，馬承源先生在除銹時發現內底有銘文十二行，一百二十二字（其中合文三），器主名「何」，遂定名為〈何尊〉。因其器、銘均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，二〇〇二年一月，中國國家文物局印發了《首批禁

止出國（境）展覽文物目錄》，〈何尊〉名列其中。

自從〈何尊〉發現銘文以來，至今已經過近四十年的研究，銘文涵義逐漸清晰，但仍有些待考的疑難問題。近年由於古文字學的發達和古文字資料的大量刊佈，我們又看到了



「赫赫宗周—西周文化特展」展場中的〈何尊〉 器物處提供

## 〈何尊〉數據：

(單位：公分)

口徑	29.0	通高	38.5
圈足底徑	20.0×20.0	最寬	38.5 (左右兩扉棱最上一齒尖間距)
最大腹徑	18 (左右距) × 20 (前後獸面鼻梁突出距)	圈足台高	3.0
素面帶徑	14.2×14.2 (上、下兩素面帶徑一致)	唇厚	1.4~1.5
扉棱厚	0.8 (內側最薄) ~ 1.8 (外側最厚)	重量	14.6kg

## 器形

尊口為圓形，大敞口；口沿外捲，延展近於水平，沿面較寬；厚方唇，唇壁接近垂直。口沿以下緩慢收束成



何尊 頸部特寫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

頸，頸下壁曲線近於斜直。頸、腹之間，有素面凹帶為間隔。尊腹微鼓，因外壁紋飾堆高，腹內壁隨之凹陷，自內、外壁來看，最大腹徑都居於

〈何尊〉銘文研究的新進展。二〇〇六年七月，我因帶隊調查寶雞青銅器博物館藏品，曾對〈何尊〉有長時間

的觀察並作文字記錄。本文擬根據調查記錄詳述〈何尊〉器形、紋飾、鑄造工藝，並重做銘文的釋文及考釋。



西周 何尊 高38.5、口徑28.9公分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

〈何尊〉的器物類型，屬於在商周之際流行的無肩圓體尊（觚形尊）。器形厚重，保存狀況良好。惟器底發現時已經有一個破洞，從初拓本看，損及周圍銘文五字「氏克」、「大令」、「廷」。其中「大」字殘剩字頭，「令」字殘剩字尾。從後來的拓本看，此洞似又有破損，「令」字完全不見，並傷及「隹」、「告」二字。此洞已用樹脂膠從外底補黏，碎裂的銅片亦黏在相應的位置上。今器外表及器底有複製時所採用白色脫模矽膠材料的痕跡。

總的來看，俯視尊口，口為正圓形。尊體由上至下，可分為口沿、頸、腹、圈足四個部分。頸與腹、圈足之間，有兩條窄素面凹帶作為間隔，明顯可分為三段。口沿與頸的分界，自外壁看不清楚，但從內壁看，自口沿以下開始，就緩慢向圓角正方形過渡，頸部、圈足截面也都是圓角正方形。腹部截面為前後略長的圓角長方形。為下文描述時指稱的方便，現以閱讀銘文的方向為正面。有關測量數據見下表。

腹中部。下腹壁略內收，形成腹內圓底。腹與圈足之間，亦間隔以素面凹帶。圈足上壁向外斜接弧線展成水平，又垂直向下折成高臺階狀，折棱既薄且銳，臺階之壁與唇壁是上下呼應的兩段垂線。圈足底沿較寬，向內傾斜形成倒鉤。自圈足內壁看，臺階之折棱處為圓轉角。圈足內壁與尊外底之間，有四個三角形支撐結構，分置於圈足內壁四邊正中。

以素面凹帶為界，尊體上、中、下三段高度之比例，即口沿至頸底：腹：圈足約十六比十二比十。

平視尊外壁，可以圓轉角為界，比較明顯地分成四面，四面中線均隆起透雕扉棱。

## 紋飾

〈何尊〉上段紋飾帶，飾以四個三角紋與兩組獨體龍紋的組合。

四個三角紋以獨體龍紋帶之上緣細陽線作為底邊。相鄰三角紋的兩底角之間留有小間隙。三角紋兩腰作弧形細陽線，相交於扉棱處為其頂角。以扉棱為對稱軸，三角紋內飾兩條變



何尊 足部特寫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

紋，例如腹部獸首捲角與捲齒的空隙、頸部龍紋捲尾的空隙等；二、三角狀雷紋，例如三角紋頂點附近裝飾的長三角雷紋，三、中、小型單螺旋或雙螺旋雷紋及其組合；這類雷紋多呈「T」、「S」形組合，往往填飾於較窄長的空隙，或者小型與中型雷紋組合使用，以分割、鑲嵌或襯托大雷紋。

四面扉棱形式相同。每面的扉棱，以素面帶為間隔，也可以分為三組。上段一組扉棱，有兩對相對的齒牙以及最上面的一個單獨的長齒，長齒起始於口沿外壁下，沿水平方向外展，其末端又下折，大大超出尊口沿唇壁，長齒形狀勾勒並誇大了口沿翻捲的趨勢。在中段腹部，每條扉棱由一個獨齒和一對相對的齒構成，其上兩齒有斜上外展的分支。下段圈足扉棱，每組只有一對齒，其下齒斜而向下外展而有一個向上的勾，斜下外展的部分，勾勒並誇大了圈足壁向外斜侈的趨勢。扉棱既寬又厚，均以鏤空手法表現，三組扉棱各有一對鏤空處呈「T」字形的齒牙。未鏤空的部分



何尊 腰部特寫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

形淺浮雕倒龍紋，龍紋身體與三角形兩腰弧度相等，龍身與三角形斜邊之間有一獨立的橢圓形的目紋，以凹短線為瞳孔。龍身附有四段羽紋分支，以象徵其首、足、羽。

三角紋下的獨體龍紋共有四個，以左、右扉棱為界，分為前後兩組。每組各以前、後扉棱作軸對稱。作為對稱軸的扉棱兩側有淺浮雕紋飾，組成「非」字形；再向兩側各置一條淺浮雕獨體龍紋，左、右兩龍紋首部相對。龍首似蛇，有一對凸目，具短陰線瞳孔。口部向下，首後接「5」字形曲折的身、尾，尾部上揚內捲。無足。龍身有「3」字形陰線勾勒，以表示鱗紋。

尊腹部以左右扉棱為界，前後各飾一組大獸面紋。每組大獸面紋以前後扉棱為鼻梁及額中線，向兩側軸對稱展開。獸面有半球狀突出的目，以深凹圓點表示瞳孔，陰線勾勒「臣」字形眼眶，眼眶上臥一道浮雕粗眉，以短縱陽線表示眉毛。裂口，鼻翼翻捲，下頰上捲，末端露微捲的短齒，捲齒高聳出器表。頭上有

捲角，角根粗壯，角分十一節，呈「C」字形內捲，角尖亦高聳出器表。頭後有浮雕「心」字形耳，以陰線表示耳孔、耳廓。獸面後側豎立一個大羽紋，以表示簡省的獸身及尾、羽；大羽紋下置「C」字形的足、爪，爪分三趾，爪後連一個小羽紋以表示爪距。獸面的額、鼻、頰、頷、身、尾、足、爪等浮雕表現的部位，均以陰線羽紋勾勒其細部。

圈足上壁以左右扉棱為界，前後也裝飾一組浮雕獸面紋。此獸面有橢圓形的目，短陰線瞳孔，鼻翼翻捲，下頰上鉤，心字形小耳上有十字陰刻，「C」字形捲角，以細陰線表示分為八節。獸首後分置一個表示身、尾的大羽紋。圈足上的獸面紋省略了眉、足爪等部位，比腹部獸面簡略。

以上三段紋飾帶，在主體紋飾的間隙，均填飾以細密的陽線雷紋。按照裝飾部位的不同，雷紋也作不同的處理，表現出幾種不同的形式及其組合關係。一、圓角方形單螺旋大雷紋，一般說來，在陽線浮雕所圍成的一個較小的區域內，僅裝飾一個大雷

分，有細陰線羽紋勾勒齒牙的形狀。自正面看，兩側扉棱如同短翅。

據上述，〈何尊〉器形圓中寓方，柔中有剛，其紋飾採用了高浮雕、淺浮雕與減地陰線、陽線相結合的手法來表現，其主與次、繁與簡對比得當，是所謂「三層花」紋飾類型中比較繁複的代表。鏤空的扉棱使得厚重的尊體有靈動之感，又勾勒並誇大了器形線條的趨勢，線條有向兩側延伸的錯覺。雖然尊體是上寬下窄，但尊體高度與最上面兩個扉棱的間距相等，整個器形略呈高度與底邊相等的倒置等腰三角形，而圈足下折的垂直部分甚高，起到穩定作用。器形與紋飾的完美結合，使〈何尊〉器形特別莊嚴厚重、裝飾特別豐富瑰奇，給人以壯美的感受。

### 鑄造工藝的觀察

觀察可知，〈何尊〉應由一塊內範、十二塊外範（其中四塊腹範上嵌八塊活動範）、一塊底範鑄而成。每塊腹壁外範上各嵌設一個角尖範、一個齒尖範，總共八塊活動範。



何尊側面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

內範隨尊腔形狀。與前後腹外範浮雕獸額、鼻梁相對應處，其內壁隨外壁形狀凹陷，則內範此處應該凸出。自內壁看不到銘文範片邊緣的痕跡。因為尊底不容易被打磨，我們懷

疑，銘文可能是直接刻在內範上，或者銘文範的泥片在軟濕的時候就貼在內範上，並且其邊緣被處理得很好。內範與外範合範處應在口沿部，但此處打磨極好，不見絲毫範線。

外範有垂直分範和水平分範兩種情況。各條扉稜的內側雖經打磨，但仍然留下了很多範線痕迹。據此可知，外範沿扉稜垂直分為四個部分，扉稜即是相鄰兩範合範處。

由於〈何尊〉體積較高，應有水平分範，以減少脫範的難度。水平分範最好就是在兩條素面凹窄帶處，將外範分為上、中、下三部分。但素面帶打磨極為光滑，難尋範線痕跡。

經過觀察，腹、圈足之間的水平分範證據有二：一、正面腹部扉稜與圈足扉稜錯位，圈足扉稜偏向左側約〇·五公分，其上的垂直範線與上面扉稜的範線不在一條直線上，因此，這是此處圈足範與腹範分為兩塊的證據之一。二、正面腹右獸面鼻翼下緣被削平（此處獸足部分亦鑄造不精），與左邊比較，差〇·五公分左右。這說明在合範時，由於腹右外範稍大於左範，左右兩範上緣對齊時，右範的下緣就擠占了腹、圈足之間素面帶的位置。因此採取削掉腹右外範下緣的方法，來保證此處素面帶的寬度。由以上可見，腹、與圈足之間存

在水平分範，分範處就在素面帶上。

頸與腹之間的水平分範痕跡也十分難找。後腹左獸面的獸角擠掉了其上素面帶一半寬度，其上的頸部紋飾亦微微偏下。我們認為，如果此處頸、腹是一塊範，那麼設計外範花紋時，決不會發生這種失誤。這種失誤，也只有頸、腹之間採取水平分範，組裝上、下範塊時才會發生。因此尊頸、腹之間也存在水平分範。

〈何尊〉腹部獸角尖與獸齒尖均鑄出器表，一次脫範的難度非常大。經觀察，角尖採用嵌在外範上的活範塊鑄就，其活範塊的範線痕跡，分別位於前左角第八節、前右角第九節、後右角第八節、後左角第九節。這些痕跡雖經打磨，但仍可辨認。齒尖應與角尖採取同類的活範塊，但範線痕跡多被打磨掉了。

外底範與外範的合範處應在圈足底沿處。圈足前後內壁隨獸面鼻、額的凸起而有凹陷，說明外底範此處為凸出的形狀，與內範腹部情況類似。

在素面帶上可以觀察到兩三個模糊的墊片痕跡，因為尊壁較厚，墊片

多被融入；打磨又好，所以多數墊片都看不見。

左右兩條扉稜的最上一齒皆為補鑄，其痕跡明顯。

整器打磨光滑。扉稜處外側打磨好，內側範線打磨未盡。外底及圈足內壁未經打磨。

器表無銹處呈銀灰色，說明青銅成分中的鉛、錫含量較高。器表外壁及腔體內壁銹蝕不嚴重，口沿內外壁多成片翠綠色銹斑。綠銹剝落處，可見紅色銹斑。

### 銘文新釋

下面根據最新研究，先釋寫銘文如下：

隹（唯）王初艱（遷）宅于成周，復禹（稱）珌（武）王豐（禮）裸自天。才（在）三（四）月丙戌，王烹（誥）宗小子于京室，曰：「昔才（在）爾考公氏，克逮玟（文）王，肆玟（文）王受茲大（令（命）」。隹（唯）珌（武）王既克大邑商，則廷告于天，曰：『余其宅茲中或（國），

自之鈔（辭）民。』烏（鳴）虆（呼）！爾有唯小子亡哉（職），覘（視）于公氏有爵（功）于天，馭（徹）令（命）敬享哉！蚩王弊（恭）德，谷（欲）天臨我不每（敏）。』王咸烹（誥），何錫貝卅（三十）朋，用作國公寶尊彝，隹（唯）王五祀。

下面來解釋字詞並疏通文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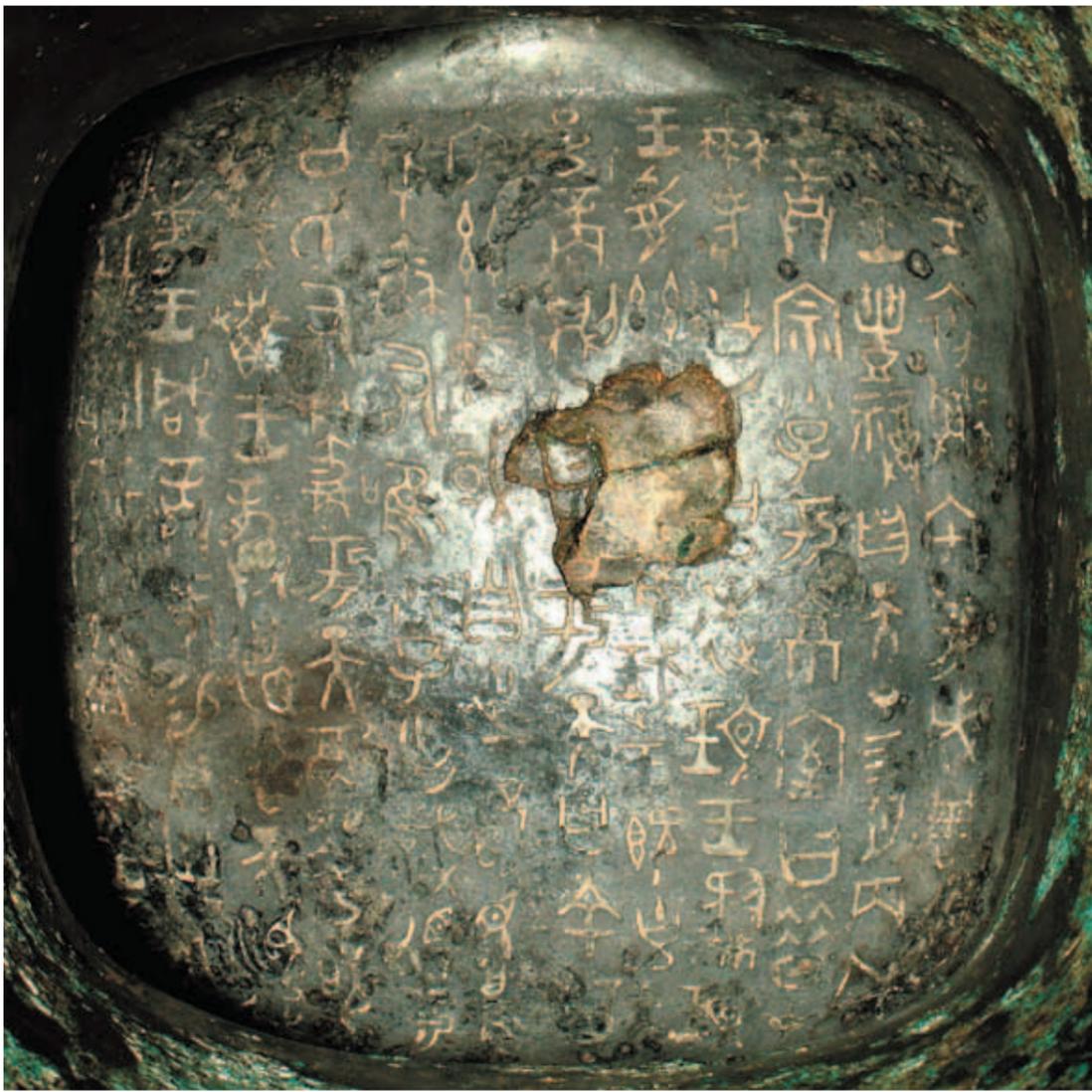
「艱」，讀為「遷」，字從「艱」聲、右下角之「隹」為加注聲符。該字又見於大孟鼎（《集成》〇二八三七）：「亟畢遷自厥土」和宜侯矢簋（《集成》〇四三二〇）「遷侯于宜」。這三例字形雖各有殘泐，但彼此對看，可以確認都是「艱」字。《說文·艱部》「𠄎（𠄎）」字有異體作「𠄎（𠄎）」，〈何尊〉銘文此字若除去加注聲符「隹」，剩餘的部分與《說文》「𠄎」字相當，左側即「𠄎」。類似的「𠄎」旁寫法，也見於新蔡簡乙四〇三二號簡、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》之《競建內之》篇第八號簡等。

《左傳》定公六年：「于是乎

遷郟于郟，而改其政，以定楚國。」  
 楚國都稱「郟」，「遷宅于成周」與「遷郟于郟」文例相同，都是講遷都。  
 「復再珺王豐裸自天」當做一句讀。「再」，舊或釋為「面」，據拓本，是「再」字無疑。「再」讀為「稱」訓為「舉」，《書·洛誥》：「王肇稱殷禮，祀于新邑」，「再（稱）」即「舉行」的意思。過去或將此句讀作「復再珺王豐裸自天」，但近年發現的內史亳（舊稱觚）銘文：「成王錫內史亳豐裸，弗敢虺（失），作裸同。」（註一）可證「豐裸」是一個詞，應即「裸豐（禮）」的倒文，是大名冠小名的結構。「珺（武）王豐（禮）裸」，武王所舉行過的裸禮，或省稱「珺裸」，見德方鼎（《集成》〇二六六一）：「佳（唯）三月王在成周，祉（延）珺（武）裸自葦（郊）。」德方鼎之「郊」是祭天之所。（註二）〈何尊〉之「天」，可參看記載武王祭天的天亡簋銘（《集成》〇四二六一）：「王祀于天室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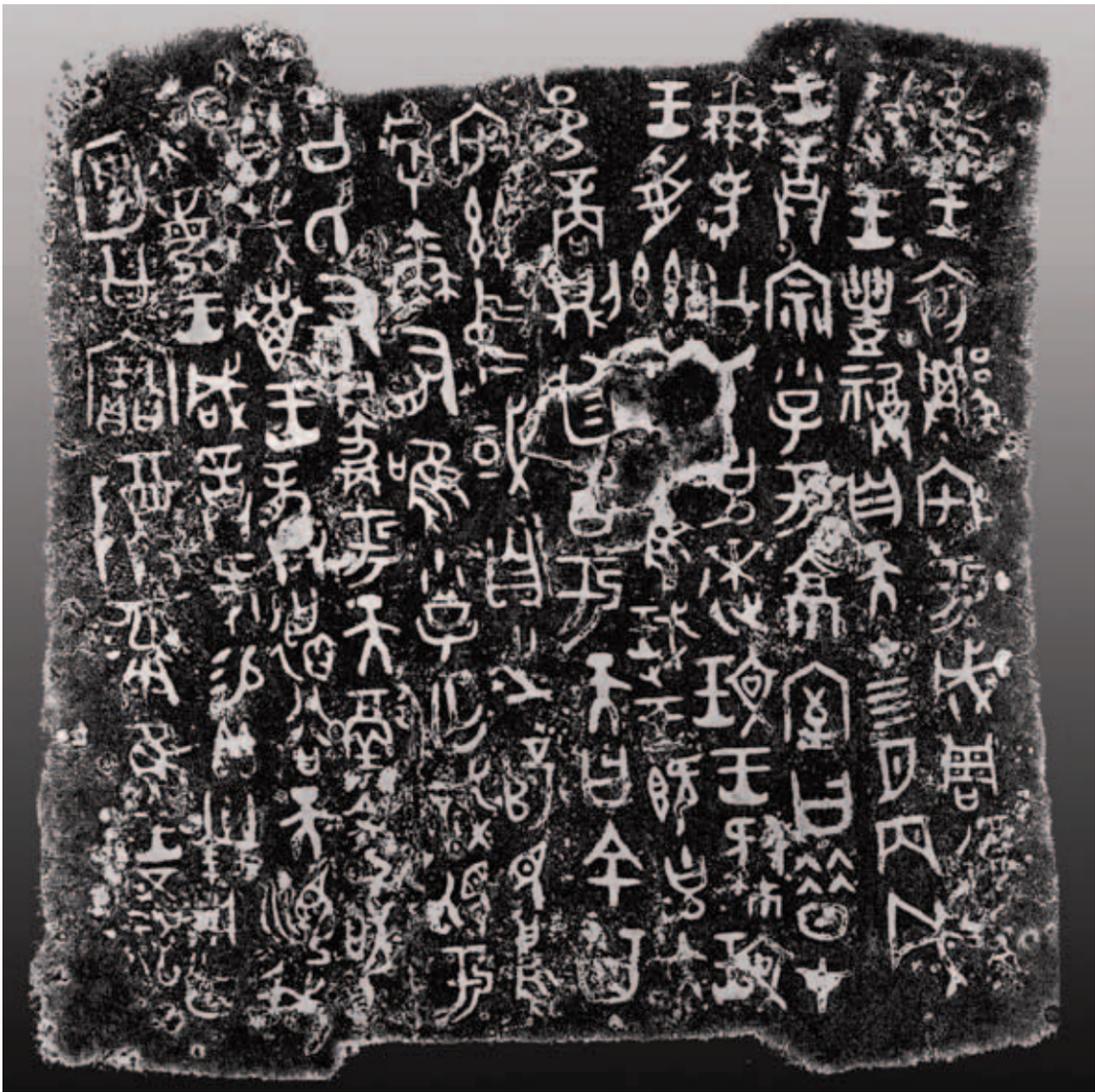
曲英杰、蔡運章都指出天亡簋之「天室」是指太室山，即嵩山，林滙贊同其說。（註三）三位先生的看法可稱定論。〈何尊〉銘文用作處所的「天」也是指太室山而言，與德方鼎之「郊」名異而實同。〈何尊〉及德方鼎銘文都記載從天室（即成周之郊）開始舉行祭禮，都是再次舉行武王舉行過的祭天禮。  
 在周原鳳雛遺址第十一號灰坑出土，編號二十的甲骨「祠自蒿（郊）于豐」（註四）、編號一一七的甲骨「祠自蒿（郊）于周」，「豐」與「周」相對而言，「周」是鎬京。這兩條卜辭文例相同，可能是選擇貞問，在宗周之郊開始祭祀，之後往豐京還是鎬京，目的是在宗廟中祭祀先祖。〈何尊〉及德方鼎銘都省略「于成周」，但尊銘下文說王訓誥宗小子的地點「京室」，京室即成周內的周王宗廟。  
 「四月丙戌」，《西清續鑒甲編》卷一第三十六頁著錄的方鼎銘：「惟四月在成周，丙戌，王在京宗，賞在安□□□貝，用作寶尊彝。」唐蘭指出「京宗」即〈何尊〉之「京

室」；李學勤又指出此器與〈何尊〉銘文時間地點相同，所記顯然是同一事。（註五）  
 「述」字的考釋，請參看陳劍的文章。（註六）述，匹配，輔佐。「昔在爾考公氏，克述文王，肆文王受茲大命」，是說宗小子的父輩能述匹文王，因此文王接受了上天賜給周邦的大命。銘中「大命」兩字雖殘，據傳世文獻及眾多金文的文例，可以補足。  
 「佳（唯）珺（武）王既克大邑商，則廷告于天，曰：余其宅茲中或（國），自錫之（辭—乂）民。」  
 「廷告于天」，在大室之廷告於皇天上帝。  
 「中或」，讀「中國」，是「中土」、「中域」的意思。〈何尊〉銘文之所以得到重視，很大程度是因為在出土文獻中首次出現「中國」二字。傳世文獻中，則首見於《書·梓材》：「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。」〈梓材〉是成王訓誥康叔封，其年代與〈何尊〉相近。  
 「辭（辭—乂）」字金文多



何尊銘文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

銘文隸定：  
 佳王初遷宅于成周復再  
 珺王豐裸自天才三月丙戌  
 王享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  
 爾考公氏克述文王肆玆  
 王受茲大（令）佳珺王既  
 克大  
 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  
 宅茲中或自之錫民烏  
 率爾有唯小子亡戡覲于  
 公氏有爵于天畀令敬  
 享哉 蚩王彝德谷天臨我  
 不每王咸享何錫貝冊朋用作  
 國公寶尊彝佳王五祀



何尊銘文拓片

見，王國維指出此字就是文獻中的「乂」、「艾」之本字（《觀堂集林》第二七九頁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五九），訓為「治」。晉姜鼎銘（《集成》〇二八二六）：「辭（乂）我萬民」，與〈何尊〉銘「自之錫（辭—乂）民」文例最接近。

以上周王所述武王圖謀定都中國之事，亦見於《逸周書·度邑》、《史記·周本紀》。《尚書》的〈召誥〉、〈洛誥〉都有「其自時中乂」句，《逸周書·祭公》也說：「尚皆以時中乂萬民」，與〈何尊〉銘「余其宅茲中或（國），自之錫（乂）民」可對讀。「時」讀為代詞「是」或〈何尊〉銘的「之」，「時中」就此天下之中國。

「爾有唯小子亡哉（職）」，現（視）于公氏有爵（功）于天，馭（徹）令（命）敬享哉！黃王弊（共）德，谷（欲）天臨我不每（敏）。」一句，過去的理解有很多歧義。下面介紹一些新的材料和意見。

「爾有」，第二人稱複數代詞，

你們這些人。傳世文獻中有「爾有神」（《書·武成》、《左傳》襄公十八年）、「爾有衆」（《胤征》、《湯誓》、《湯誥》、《泰誓》）、「爾有方多士與般多士」（《多方》）、「敬爾有官亂爾有政」（《周官》），皆是其例。

「唯小子無職」是「爾有」的同位語。「唯」，表示強調的語助詞。「無職」是「小子」的後置定語。「唯小子無職」即沒有具體職務的同宗小子。

「爵」，從「同」、從「爵」，其異體或增從「升」旁作「爵」，或從「升」、從「爵」作「爵」，在甲骨、金文中比較常見，學者有多種解釋。該字在金文中的用法有兩種，都見於〈四十二年逯鼎〉：「爵（恭）勤大命」、「有舜（功）于周邦」。與後者相似的文例見於〈乖伯簋〉（《集成》〇四三三一）：「有節（功）于周邦」和〈叔夷罍〉（《集成》〇〇二七二）〇〇二八五）：「有共（功）于桓武靈公之所」等，以及〈柞伯鼎〉銘（《文物》二〇〇六年第

五期，頁六八，圖一）：「有共（功）于周邦」，是此字當據「共」聲讀為「功」的定點。（註七）「覲」，從視、氏聲，「視」訓為「比」、從視、氏聲，「視」訓為「比」、「效」，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視，比也」，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視，效也」。「視于公氏有功于天」即效法你們的父輩之對天命有功。

「徹令（命）」，達天命。《詩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：「天命不徹，我不敢傲我友自逸。」毛傳：「徹，道也。」鄭箋：「不道者，言王不循天之政教。」《左傳》昭公二年：「徹命于執事。」杜預注：「徹，達也。」「敬享」，下奉上曰享，「享」訓為「獻」。句義為宗小子達天命事君王。

「董」，相當於《說文》「惠」字古文「蕙」的上半部分，此字屢見於甲骨文及金文，李學勤、黃天樹等學者指出該字應訓為「助」。近出清華簡《皇門》篇的第三、四、五、九、十二號簡有一個從「董」聲之字，今本《皇門》與之對應的字皆作「助」，是同義換讀，詞義已非

常明曉。（註八）陳劍指出《尚書·多方》：「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」之「惠」亦是「助」義。

「彝德」，叔向父禹簋（《集成》四二四二）：「共明德、秉威儀」，「共」、「秉」對舉；競孫鬲（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〇三〇三六）：「彝持明德」。「龔」皆應讀為「共」，是「秉持」、「奉持」一類的意思。「董王龔德」即輔助周王秉持明德。

「谷」讀為「欲」，訓為「願」，《尚書·召誥》：「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」，《毛公鼎》（《集成》〇二八四一）：「俗（欲）我弗作先王羞」、「俗（欲）汝弗以乃辟陷于報」。後一句亦見〈師詢簋〉（《集成》〇四三四二），讀為「欲」之字就寫作「谷」，與〈何尊〉銘文同。

「臨」，過去常釋為「順」讀為「訓」。最近謝明文先生在未刊稿《說臨》中指出，該字應視為「臨」字的異體，是「護視」的意思。「欲天臨我不敏」，希望上天能夠護視我們這些不够聰敏的人。「我」與「不

敏」是同位語，「我」，第一人稱複數，我們。「不敏」，自謙之辭。

據上述理解，周王的訓誥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：一、你們的父輩幫助文王接受了天命。二、武王克商以後，圖謀建都中國，目的是從這裏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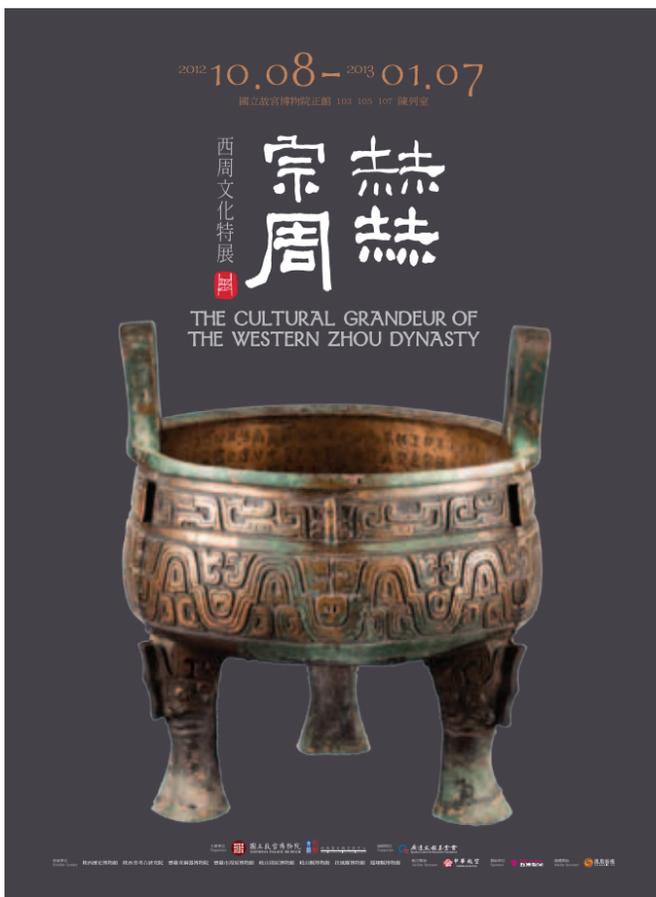
「赫赫宗周—西周文化特展」展場照片 本院器物處提供

治天下萬民。三、希望宗小子向父輩學習，輔助周王秉持明德，繼續受天命。其中第一點與第三點有因果關係，第二點是遷宅成周的原因。

〈何尊〉的年代有成王和康王兩種看法，持成王說的學者較多，其論據是銘文中提到文王和武王，則作器在成王時代。但成周在西周最早稱「新邑」，「成周」的名稱較晚出，並且成周之「成」很可能與成王之諡

法有關。設此不誤，則凡是銘文中出現「成周」的器物，必作於成王歿後。最重要一點是，據《書·洛誥》記載，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始就居新邑。所以，〈何尊〉年代屬康王的眼光仍值得重視。（註九）

如果〈何尊〉銘文所見「五祀」是康王五年，關係到如何理解「遷宅」的性質。「宅」是居處。「遷宅」即遷徙居處。近年發表的清華簡



2012年10月8日至2013年1月7日於本院正館舉辦「赫赫宗周—西周文化特展」。

〈楚居〉篇，記載了各代楚君的居處和遷徙，可以看到楚君常在多個都邑之間遷居。有周一代的都城，不僅有宗周地區的豐、鎬（金文作「莽京」）（註十）二都和東都成周，還有穆王以下都西鄭（《漢書·地理志》臣瓚注引《竹書紀年》），懿王自鎬徙都大丘（見《漢書·地理志》右扶風槐里下注、《世本·居篇》）。周王在上述各個都邑之間移居也是常態。〈何尊〉銘文所見的五祀遷宅，或是因為康王即位的地點是在宗周的豐或鎬，至五祀之時才初次遷居至成周，與〈楚居〉所見楚君之徙居是類似的情況。

〈何尊〉的作者，根據我們的理解，他是周王的同宗小子，在周王這次訓誥時他尚無具體職務。他受賜貝三十朋，為國公作祭器，「國」字從「曳」，即「遭」字聲符。國公亦不可考。

〈何尊〉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銅器。尊銘記錄了文王受命、武王克商度邑、康王遷都作訓誥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，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天命觀和君臣觀；其銘文字

體典雅莊重，代表了西周早期的書法風貌；其器形雄偉碩大，紋飾精美，代表了西周早期青銅器鑄造工藝的頂

峰。因此，〈何尊〉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。

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

- 註釋
1. 吳鎮烽，〈內史電豐同的初步研究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二〇一〇年第一期，頁三〇—三三；王占奎，〈讀金隨札—內史電同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二〇一〇年第二期，頁三四—三九。
  2. 李學勤，〈釋郊〉，載《文史》第三六輯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二，頁七—十。
  3. 林漢達，〈天王靈「王祀于天室」新解〉，收入《林漢達學術文集》，一九九八年十二月，頁一六六—一七三；曲英杰，〈先秦都城復原研究〉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，頁二七；蔡運章，〈天亡簋與武王東土度邑〉，《中原文物》一九八七年第三期，收入《甲骨文與古史研究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三，頁二七一—二八九。
  4. 李學勤，〈周易溯源〉，巴蜀書社，二〇〇五，頁一九九，註釋一。
  5. 唐蘭，〈〈何尊〉銘文解釋〉，原載《文物》一九七六年第一期，收入《唐蘭先生金文論集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一九九五，頁一九三；李學勤，〈〈何尊〉新釋〉，《中原文物》一九八一年第一期，收入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〇，頁三八—四五。
  6. 陳劍，〈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〉，《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》第一輯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二〇〇一。
  7. 董珊，〈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〉，《中國歷史文物》二〇〇三年第四期。甲骨文中的字形參看王子揚，〈甲骨文舊釋「凡」之字絕大多數當釋為「同」—兼談「凡」、「同」之別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。
  8. 李學勤，〈試論董家村青銅器群〉，收入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〇，頁九八—一〇五；黃天樹，〈禹鼎銘文補釋〉，收入張光裕、黃德寬主編，《古文字學論稿》，頁六〇—六八，安徽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八。
  9. 李學勤主編，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，中西書局，二〇一〇，頁一六六，注十二、頁一六七，注十九；劉洪濤，〈清華簡補釋四則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二〇一一年四月二七日；楊安，〈「助」字補說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；何樹環，〈金文「曳」字別解兼及「惠」〉，《政大中文學報》第十七期，二〇一二年八月，頁三三—三六。
  10. 王恩田，〈「成周」與西周銅器斷代—兼說〈何尊〉與康王遷都〉，收入《古文字學論稿》，安徽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，頁四〇—五九；李學勤，〈〈何尊〉新釋〉，《中原文物》一九八一年第一期，收入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二。